

海口五公祠与新繁东湖的玄机

□石维明 文/图

公元前221年，秦统一中国后，置蜀郡于成都，下设有新都县和繁县。北周正式改繁县为新繁县。1949年后，新繁县隶属川西行署温江专员公署。1965年7月，新繁县并入新都县，原新繁县城江镇改为新都县新繁镇。

昔日给我留下印象的，既有东湖公园内茂密的梅、桂、桃、李、柏、榕、紫薇、桢楠、国槐、女贞、紫荆、苏铁和略显斑驳的古迹“怀李堂”，也有餐桌上的新繁泡菜、新繁叶儿耙，还有洋溢着青春气息的团干部们的脸庞。

一晃三十年过去了。去年我到海口出差，因为一个历史人物的踪迹，再度和新繁东湖发生了联系。

从海口市琼山区海府路口，顺着流芳路斜坡缓缓走下去，就是海南“贬谪文化”的发祥地——五公祠的北门。

清光绪十五年(1889年)，为纪念唐宋时期被贬谪来海南的唐朝宰相、卫国公李德裕，宋朝宰相、忠定公李纲，宋朝宰相、忠简公赵鼎，宋朝大学士、庄简公李光，宋朝大学士、忠简公胡铨，雷琼道台朱采主持在琼州(今海口)美舍河畔建“海南第一楼”五公祠，同时对旁边的建于明万历年间的苏公祠、观稼亭进行了大规模修缮，改“观稼亭”为“观稼堂”。“观稼亭”原为纪念苏东坡指凿双泉、造福桑梓乡里而建，“观稼”二字寓意意为“观浮粟泉水旺盛，灌溉金穗千亩”。

我在五公祠内流连，偶遇海南省苏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彭桐。彭桐说，“五公之首李德裕，唐代可是在你们成都府新繁县当过县令哦。新繁东湖就是他开凿的。”

我略微吃了一惊，决定认真认识一下李德裕。

“五公祠”楼顶，高悬着朱采题写的“海南第一楼”横匾。正门楹联为赵朴初题：“五公英烈气，千古海南潮。”正门外侧有四川诗人流沙河题写的楹联：“于东坡外，倘非迁谪南来，海外安知贤宰辅；沧溟无断脉，何必翱翔北学，楼中自有大儒师。”楼内大厅挂“安国危身”横匾，供奉五公神位。大厅檐柱上，有清朝广东学使徐祺撰联：“于东坡外，有此五贤，自唐宋迄今，公道千秋垂定论；处南海中，别有一郡，望烟云所聚，天涯万里见孤忠。”有晚清琼崖崖道尹朱为潮撰联：“只知有国，不知有身，任凭千般折磨，坚坚其志；先其所忧，后其所乐，但愿群才奋起，莫负斯楼。”

五公祠为楼阁歇山顶两层建筑，高12.26米。为何12.26米就称“海南第一楼”？我向



五公祠一景



五公祠的李德裕塑像

彭桐询问，得知五公祠当时确是海南最高楼，登楼远眺，琼州尽收眼底，海天一色的景致一览无余；这里供奉的五位历史名臣高风亮节的品德堪称华夏楷模。今天海口“自贸时代广场”大厦高达288米，却任然没能取代五公祠“海南第一楼”的地位。尽管都是海南“第一”楼，不过物理高度还是让位于历史高度！

五公祠前，南洋杉、凤凰木、细枝龙血树、鸡蛋花、荔枝、琴叶榕、苹婆树簇拥着5位历

史名臣的石刻雕像。唐代政治家李德裕(787年—850年)，字文饶，赵郡赞皇(今河北赞皇县)人，曾任兵部侍郎、兵部尚书、节度使、太尉，封“卫国公”，两度为相，历任宪宗、穆宗、敬宗、文宗、武宗、宣宗六朝，为国家社稷呕心沥血。太和四年(830年)秋，李德裕受排挤离开长安，出任检校兵部尚书，成都尹尹充剑南西川节度使兼新繁县令、管内观察处置使、西山八国云南招抚使。唐宣宗继位后，忌惮李德裕位高权重，加上党同伐异，大中元年(847年)贬李德裕为潮州司马，大中二年(848年)，再贬为崖州(今海口东南)司户参军。大中四年(850年)，63岁的李德裕病逝于崖州。李商隐在为《会昌一品集》作序时将其誉为“成万古之良相，为一代之高士。”梁启超甚至将他与管仲、商鞅、诸葛亮、王安石、张居正并列，称他是中国六大政治家之一。

历代被贬海南岛的官员近百名，为何“独尊五公”呢？

史料记载，清光绪十三年(1887年)十二月，两广总督张之洞率詹天佑、辜鸿铭等测绘员从广州乘轮船视察琼州，给雷琼道台朱采下两道指示：修建炮台，并亲自选择了秀英炮台位置；修建“海南第一楼”五公祠。之所以将李德裕、李纲、赵鼎、李光和胡铨这“五公”作为祭奠对象，其背景是，1840年鸦片战争后，西方列强不断蚕食中国国土，“五公”在历史上均是响亮的“主战派”，反对议和、割地。张之洞希望通过高举英雄旗帜，振奋民族精神，强化卫疆热情，激励奋发图强。

悦读

从历史的窄门进入成都

——章夫历史随笔《窄门》读后散记

□陈诚

龙年春节最大的收获，便是躲在屋子里，阅读章夫的《窄门》。

初看书名，原以为就是写成都那两条老巷——宽、窄巷子。一页页翻过之后，跟随作者的思维一步步逐步延伸，让人越看越有味。视野开阔、叙事宏大、知微见著、收放自如，给我带来一种“越读越震撼”的历史视觉。

是的，《窄门》以宽、窄巷子切入，以这两条尚有历史遗痕的巷子“穿针引线”，笔触却远不啻于此。由巷及城、由城及时代、由时代及世界，把公元1718年—1911年波澜壮阔精彩的历史，行云流水般巧妙串在一起，将老成都满城何以兴、何以衰剖析得清晰通透。

可以说，读《窄门》就是读一座城，读一个中国历史长河那段厚重的历史。

成都人文史底蕴丰厚，章夫擅长以“史”为题材进行创作，出版了不少力作，《窄门》是我见到的精彩之作。

首先在于它的厚重。史料详实、内容丰富，涉猎广泛，表达严谨，读后让人惊叹于史料之厚实，史料挖掘之深入，极具历史纵深感之表达……有了对相关史料“厚积于心”的铺底，有了深思熟虑的逻辑思路，再加上功底深厚的写作功力，这部反映满城历史的《窄门》自然厚重。

我以为，《窄门》的厚重还有一层意思，就是其视野不“窄”，立意高远。作者视野开阔，把满城与大清帝国、与世界无缝“对接”，并将其置于这个大背景下进行审视与对比。随着作者目光犀利地解剖满城这个“麻雀”，一段段精彩纷呈、通透深刻的历史展现在读者眼前。

《窄门》是“满城的历史断章”，更是一幅既有宽度又具深度的“历史立体全景图”，令读者眼界随之大度。

除读“万卷书”，章夫也行“万里路”。为了更真实、更完整反映满城历史，章夫不仅采访了众多人物，还实地探访了不少历史遗址，他在遗址上用自已的眼光打量历史，用自己独到的思考去品读历史。

《窄门》所写历史虽然厚重，读之却让人轻松、有趣、之余，更令人掩卷沉思。

对许多枯燥的史料，作者没有简单地堆砌，而是采用通俗易懂、富有诗意的文字进行表述。读起来不累，只因作者把史写“活”了。章夫将历史人物“拉”回历史现场，通过一个个生动情节的展现，众多历史人物“活灵活现”地跃然于纸上，让读者仿佛能身临其境看其貌、闻其声。他试图“努力穷尽自己的视野”，从大量史料中挖掘一些人物和事件的历史细节，这些鲜为人知的细节走向前台，令人眼前一亮。

《窄门》让人读起来不累的另一大看点，是图文并茂、相得益彰。读图时代，轻松阅读。书中配以百余幅历史价值极高的精美图片，拍摄者美国学者路得·那爱德是百年前成都保路运动的亲历者，他拍摄的珍贵照片让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。章夫通过种种努力，特地找

海南建省后，于1994年将五公祠列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当代散文家杨朔曾经在此挥毫泼墨《细雨五公祠》：“当年漫说烟瘴地，唐宋流风古自多，细雨五公祠上望，东坡诗影暮婆娑。”

我在五公祠伫立良久，深沉的敬畏之情不断在脑海中弥漫。从海口回成都次日，我就来到了久违的新繁东湖。

东湖核心“怀李堂”，门厅上刻有清赵熙撰写的赞颂李德裕的楹联：“千古乡风繁县好，万花湖水相公游。”“怀李堂”始建于宋代，重建于清同治年间，平房青瓦，典雅、肃穆。堂前那尊李德裕塑像与海口五公祠前的李德裕塑像极为相似，李德裕目光如炬，凝视远方，一样有3米高，一样的威武，又一样地带有一丝惆怅。

历经坎坷的李德裕，太和四年(公元830年)出任成都尹尹充剑南西川节度使兼新繁县令后，蜀地新繁县、松州(今阿坝州松潘)、薛城(今阿坝州理县)，演绎了李德裕“镇边疆，保境安民”新政。

李德裕坐镇新繁不久，就组织开凿湖泊，因选址在原县署之东，故称东湖。五代十国时孙光宪著《北梦琐言》记载：“新繁县有东湖，李德裕为宰日所凿。”算来，东湖距今已有1200余年的历史，早于大名鼎鼎的苏州沧浪亭500年。

唐太和七年(833年)，李德裕被朝廷调离西川。唐宣宗时，李德裕被一贬再贬，于大中四年(公元850年)在崖州(今海口东南)司户参军任上病逝。

站在“怀李堂”前，思绪万千。卫国公李德裕从新繁到崖州，演绎了从壮年到暮年的心路历程。我从崖州“追踪”李德裕到新繁，仿佛也经历了一场心灵洗礼。

顺着石阶，上了东北北界的古城墙。此城墙始建于明正德年间(1506年—1521年)，清乾隆四十四年(1779年)重修。城墙上建有1930年的“观稼亭”，此系官员关心农事、查看庄稼生长和春种秋收而建，向北可见田畴沃野。后改名“知稼亭”，意在体现“应知稼穡维艰”的悯农思想。见此“知稼亭”，我立即想起了海口五公祠的“观稼堂”，他们最初的名称都是“观稼亭”。新繁东湖——海口五公祠，由于有了李德裕，冥冥中一线牵！

站在城楼“望雪楼”，可远眺西岭雪山。“望雪楼”有典故：一说为，杜甫当年登斯楼而触发“窗含西岭千秋雪”之灵感；一说为，一代才女薛涛和李德裕那段波澜起伏的轶事——公元833年，李德裕离蜀前，伫立“望雪楼”，默念“望薛楼”……

肃穆的东湖，颇有“蝉噪林逾静，鸟鸣山更幽”的意味。我忽然想到，古朴的新繁，虽有一个“繁”字，却更像一位阅尽世事、心怀宁静的隐者。就这一点说，和晚年的卫国公李德裕很相似！

悦读

到了那爱德的后人，获得了这些图片的授权，文字和图片珠联璧合，这才让我们有幸直观感受到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中，成都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风貌。

章夫将书取名《窄门》，可谓寓意深远。章夫的“窄门思维”颇有见地，他认为，在人生面临的“宽”“窄”这两道“门”前，绝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去看似容易的“宽门”，但其最后的结局往往不尽人意，而先择“窄门”者，其未来之路方能越走越宽，也更能“木秀于林”。

我眼里，章夫就是那个走“窄门”的人。《窄门》里恰巧有宽、窄巷子，作者借用地理上的一“宽”一“窄”，巧妙地与历史人物、国家命运相暗合。一人一国在遇到“窄门”“瓶颈”的关键时刻，如何走过那道“窄门”，突破“瓶颈”，这不仅决定人生命运，也关系国之兴衰。

带着《窄门》一书，我不由自主又一次造访宽窄巷子。春节期间两条巷子游人如织，看着既熟悉又陌生的宽窄巷子，我却兴致盎然。坐在巷子里四合院暖暖的阳光下，我一边惬意地品茶一边回味《窄门》里的满城。恍然间，高高的城墙、矮矮的胡同、精致的花园，还有少城公园里的亭台楼阁、戏院茶楼、小桥流水、葱郁花木……耳边犹闻悠长小巷嗒嗒的马蹄、一扇扇木门吱吱呀呀的开门声，满城绿荫中的啾啾鸟鸣、总督府前密集的枪声……这些书中的历史片断，纵横交错地进入我的脑海，把我穿越到历史的纵深处。

夕阳西斜，走出庭院，巷子里依旧人流熙攘。昔日兵营的宽窄巷子早已面目全非，成为游人蜂拥而至的打卡地。我想，要想看到“真资格”的“宽窄”，只能从章夫的书中去品鉴了。《窄门》让人梦回满城，阅尽“宽窄”前世今生。

与章夫先生闲聊中，知悉他最大的嗜好就是看书与写作。对人文厚重的历史尤感兴趣，长期致力于在浩如烟海的文史中探寻人文脉络，并擅长以“史”为题材进行创作。

难怪从历史的窄门进入成都，章夫游刃有余，长袖善舞。

章夫有一句口头禅：“不可一日无书”。作为曾经的同事，我知道几十年记者生涯中，章夫很早就养成了行路、买书、看书的习惯。仅去年他就购买了180多本，足见他书房中的存书量，定会是个不小的数目。

满室书香，章夫日复一日沉醉其中，乐此不疲地读与写。一旦创作激情奔涌于心，他又会在键盘上快捷地“敲”出行行云流水般的文字。繁忙工作之余，章夫大“挤”出时间阅读大量书籍，写出一部部高质量的作品，非常令人惊叹、佩服。

毋庸置疑，“腹有诗书”的他，定会源源不断地为我们呈现惊喜之作。

(作者系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当代文艺工作委员会副主席)



Literature&Arts

锦水

08

成都日报



2024年3月5日

星期二

风物

听花

□钱声广

甲辰年的春天来得真快，春节里的成都连续晴好天气，气温被迅速拉升。暖阳催春，草木吐秀，一派生机盎然。

正月初四，我本想宅在家中把电视剧《繁花》看完，没承想夫人提出去望江楼公园看梅花，说是朋友圈里晒出的红梅很好看。经不住一番思想动员，我只好按下《繁花》的暂停键，随夫人去公园看梅花。

望江楼公园离我住家不远，我喜欢在夏季来这里看竹子。这里的竹子品种甚多，有200余种，还有一些属于稀有品种，因而被人们称之为“竹的公园”。尤其是暑天里去，那幽篁如海的竹林，那空气中竹子的清香气息，还有那微风拂动竹林的情状，着实让人心旷神怡，不禁忘情于那如诗如画的景致。但到望江楼公园看梅花我还是头一次。

进入园内，放眼望去，沿着锦江河畔栽植的千树红梅，正值盛开的季节，犹如长长的一条粉红色缎带，把个望江楼环绕其中。花丛中，游人如织，好不热闹。游人中更多的是赏花拍照，有的摆出不同的姿势与花留影；有的甚至把脑袋伸进花枝间，脸贴着脸，与花比美……

我夫人也算是一个手机摄影爱好者，每到一个风景点都喜欢咔嚓咔嚓地拍个不停。和她一起逛公园，一不小心就会被冷落在一边。然而，若是到一些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，我反而喜欢她一个人自顾自地去拍照，这样我倒可以细细地看，慢慢地品，静静地去穿越时空。

我站在濯锦楼旁的一株红梅树下，望着树上那些散发着梅花清香的粉嫩花瓣、精巧的花蕾，它们多像是一个个可爱的小生灵，无不充满着勃勃生机。刹那间，我在想，在我们看得见的时候，它们在暖阳的春天里尽情地享受着阳光的沐浴；在我们看不见的時候，它们则更多地是在寒冷的冬天里忍受着寂寞，经受着风雨的洗礼。

漫步在花径中，我一边呼吸着花香，一边聆听着花语，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花的芳香和花的私语中。尽管我知道花语不是谁都能听得懂的，但我对听花语仍然很执着。不止一次地停下脚步，屏住呼吸，努力地靠近它们，想听听它们之间究竟会说些什么，结果还是一无所知。仔细地瞅瞅，它们又分明在说着什么。微风中它们亲昵相拥，满脸喜悦，发出的种种声音，似乎是在倾心交谈。那声音虽然是轻轻的，也有点低沉，但却有一种极强的穿透力，我好像曾经领略过这种穿透力。

想起来了，那是40多年前，我在河南开封某部干部教导队学习时，一个天寒地冻的季节，也是我人生道路上经历的一次艰难困苦的磨练。是坚持还是退缩，正当我犹豫彷徨之时，一个偶尔的相遇，那身披残雪的梅花，迎着初升的朝阳绽放花朵，透着一股暗香，清新淡雅。骤见梅花，顷刻间，我分明看到了一种力量一种精神，帮助我校正了人生的坐标，坚定我勇于战胜一切困难的决心和信心。

弹指一挥间，40多年过去了，当年那粉红色的梅花倩影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中……

一花一世界。其实，花的情感并非是人类所能破译的，但它们好像是清楚大自然和人类的性格和情感，用自已的花期将美丽和清香奉献给大自然，用自己的语言向人类诠释什么叫理想与追求，什么叫使命与奉献，什么叫美丽与丑陋……这些人类无法企及的问题，在傲雪红梅，幽谷之兰，经霜之菊，九夏芙蓉这些被视为品格高尚的君子身上都可以找到答案。由此想来，人生岁月，与花互鉴，那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。

记得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：“花即是心。以花观心，心生万物；以心观花，花本一心。”乍听此话虽然带有一点宗教般的对自然的审美观照，但细细想来，花的一生确实是伟大的，伟大就伟大在它们忠实地履行着自己的使命，不论时令如何变化，它们都是以花的期许，以诗的情怀，绽放着美丽，孕育着希望，完成自己的使命。

花期与人生，在大自然面前都是渺小和短暂的，也许人生的经历不同，会以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心情去看花开花落，看人生的成敗得失……当我站在这繁盛的梅花丛中，听花轻语，感受生命的韵律时，又一次为梅花所感动，写下这篇短文《听花》。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

地方

我与成渝铁路的不解之缘

□温月

1958年，年仅1岁的我，随父母从重庆迁居成都，平生第一次坐火车，便走的是成渝铁路。此番行程，我完全没有印象。而留给母亲最深的记忆，却是我扒在车窗前瞅“风景”，结果被蒸汽机车随风飘来的煤烟糊得小脸污黑，双手也成了“十爪龙”的情景。那时来往两地，不仅费时一天，且车进隧道，必须关窗，否则煤烟夹着煤灰灌进车厢，旅客难免不成“黑脸张飞”。



1952年7月2日，自重庆开出的第一列车到达成都时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新华社

17年后，我有记忆以来首行成渝线。那年10月，高中毕业暂闲家中的我，乘汽车到重庆，在姑妈家玩了一个多月。回成都那天傍晚，我独自登上了这趟夜行列车。“牵头”的究竟是“蒸汽”还是“内燃”，我已记忆模糊了，但需跑上一夜却很确凿。卧铺难搞，不过，对于年方十八的我，千把里路“硬坐”10小时，倒也算不得苦旅。夜色沉沉，在车轮碾压钢轨“吭吭”“吭吭”的单调声响中，列车开开停停，旅客上上下下……终于跑完505公里的路程，于黎明时分抵达成都。

在随后的岁月里，我曾多次乘坐绿皮火车奔行在成渝线上。但遗憾的是，因为车次，从未在五凤溪站有过停留。最后一次乘坐绿皮火车前往重庆，则是在1990年4月，我和妻子带着4岁的儿子去看望姑妈。那天，曙色未露，我们即匆匆赶到火车北站，乘坐当天最早的一趟车，以便能在天黑之前抵达重庆。火车迎着晨光向东疾驶。初乘火车的儿子兴奋且好奇，时而扒在车窗前探望，时而在车厢里来回“巡视”。末了，便一屁股坐在 my腿上，把问号一个接一个地抛出来：“火车为啥子会咣咣地响？”“铁路是咋个修的喃？”“火车和汽车哪个跑得快嘛？”“火车好久才走得到姑婆的家喔？”直到“瞌睡虫”袭来，方才作罢。而此时，火车仍旧在成渝线上逢水过桥，遇山钻洞。重庆，尚在远方。

父母最美好的青春时光在重庆，我出生在重庆，慈爱的姑妈亦生活在重庆，因而对连接成都与重庆的这条铁路怀有别样的情感，有着更多的了解与关注。

成渝铁路，1950年6月动工兴建，1952年6月建成通车，全长505公里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西南地区建成的第一条铁路干线。2015年12月26日，历时5年建设的成渝高速铁路开通运营，“成渝一家亲”的理念得到充分体现。

两个月后，我和弟弟即陪伴母亲乘坐高铁，前往重庆，探望姑妈。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乘坐高铁，那份新鲜，那份兴奋，犹如

孩童一般。随着人流来到停泊站台的和谐号高铁前，顾不得上车找座，却赶紧吩咐弟弟用手机给我拍照留念。而母亲，对于首次乘坐高铁前往留下自己青春美好记忆的重庆，更是充满了双重的期待。

登上高铁列车，那俨如飞机客舱的布局与设施，让人耳目一新。尤其是一律“向前看”的车座设置，没了与陌生眼光对视的尴尬，添了一份随意与自在。这种迥异于传统绿皮车、宛若乘坐飞机的全新体验，完全颠覆了老成渝铁路留给我的旅行感受。

8点22分，我们乘坐的G8581次高铁准时启动。此时，车厢前方那标注列车时速的电子显示屏便成了我紧盯的目标。随着列车驶出站台，速度逐渐加快。车窗外的景物飞也似地在眼前闪过；耳畔却不闻列车碾压铁轨的“吭吭”声响。此刻，电子显示屏上橙黄色的数字亦不断变换：120公里，150公里，180公里，200公里，260公里……坐在我身旁的母亲被这数字惊呆了：“这么快呀！”“不这么快，我们能一个半小时就赶到重庆么？”我的解释，不禁让母亲忆起了当年带着一周岁的我坐火车从重庆到成都的情形：“那个时候，要走一天哦！人都坐得鼻塌嘴歪了！”

我平生第一次坐火车，是重庆到成都；平生第一次乘高铁，是成都到重庆！新老成渝铁路注定与我有着不解之缘！

因有了成渝高铁，其时年近九旬的老母亲不再畏惧远行，近年两赴重庆后总想着再去。是啊，308公里路程，100分钟时间，仅仅一场电影的工夫，便可穿山越河，从川西坝子抵达巴蜀山城。

高铁在巴蜀大地风掣电驰。不觉间，开过了简阳资阳资中；驶过了内江隆昌荣昌；经过了大足永川璧山……眼前，山是一座城，城是几座山。哦，重庆到了！五凤溪那阵阵传响的火车笛鸣，犹如天籁，又唤起了我与成渝铁路那份情缘的绵长记忆。